

江湖卷

逐鹿图

上

傅清欢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逐鹿圖

①上

江湖卷

傅清欢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第一章 山犹在兮江河去

- 一 怀宝迷邦 / 002
- 二 桑落瓦解 / 020
- 三 溪山若耶 / 037
- 四 靡不有初 / 051
- 五 锋镝余生 / 064

第二章 不期薄夜咫尺聚

- 一 雪魄神隐 / 082
- 二 箭下夺人 / 096
- 三 静谷幽宫 / 110
- 四 陌路妙手 / 128
- 五 故人疑似 / 139



第三章 江涛浪起云不语

- 一 竹林对剑 / 154
- 二 密云不雨 / 167
- 三 皮里阳秋 / 173
- 四 夜道截杀 / 185
- 五 鬼府临险 / 200

第四章 花明柳暗费思虑

- 一 更阑访故 / 216
- 二 茶言清心 / 223
- 三 玄裳傅韞 / 244
- 四 孤峰伏棋 / 257
- 五 谋无遗谖 / 267

第一章

山犹在兮江河去

无形中摧毁人性命的，不是刀锋，而是幻觉。

人到底需要多强的力量，才能抵挡住生之幻觉，不为所动？



一 / 怀宝迷邦

自盘古破鸿蒙，混沌初分，始有河海山川，继育草木，后生人畜。又经三皇五帝，治世定伦。天日有晨昏，地木有荣枯，朝代有盛衰分合。

初经祈、夏二朝。广元乃圣皇明帝之后，宗姓易，天下推广元至德，能救护生民，拥为天子，遂祈朝开国，都禹中。时传混沌初开际，遗一天石玄璧，璧上浮图，显祈朝终九九之数。祈享国八百一十年，止于暘。

暘王虐政，民不聊生。乌黎伐暘，六十四诸侯从之，苍苍民众归之。暘灭祈亡，黎退就诸侯位。诸侯会，言黎宽仁大德，复邀推黎为天子。黎即位，建夏，都朝安，四夷拱手，八方宾服。百国诸侯朝夏，万民归心，享六百四十年。

夏末年，朝政日非。高门贵族，贱奴如牲畜。四方奴民奋起，聚而反者五六十万，声势浩大，夏军望风而靡，称“蒲奴之乱”。天子邳诏四方诸侯，引精兵讨之。民乱初平，天子邳病重，未几，宫车晏驾。南伯侯蹇子夙，推帝幼子猷即位。猷帝年幼，蹇子夙揽政擅权，政刑酷滥，内外崩离。

蹇子夙有揽政之机，始因奴乱，后乱虽定，贵族贱奴愈甚，常以虐奴为乐，时有狩猎游戏，唤“奴场猎射”。纵猛兽与奴隶同场，奴见兽惊，满场纷逃，以此练射。

时瞿国古蔺有一君，姓尚，名无骥。原瞿国贵族之后，先辈获罪于天子，举族为奴。无骥幼长瞿侯府，为奴，尝救主有功，脱奴籍。四海鼎沸，豪杰并起，无骥大才大略，执不拔之志，聚众心。后势渐大，弑瞿侯起义，驰报各道，然后召集义兵，声势大于“蒲奴之乱”。

蹇子夙乱政，诸侯争权，不能一心，未能讨尚。不过三年，尚军占夏山河居三，兵拥百万之众，雄心更壮，渐有称帝问鼎暗意。应募之士，不拘于贵贱，如雨骈集……

——载古弘《世遗录》

西秦康帝二十九年。^[1]

时已入秋，北地草木衰枯。一驾四辕马车，于沉沉暮霭中，越山地，驰平原，月暗星疏时，朝商丘城官道奔驰而去。

商丘城地处皇域边境，与宁国封地范围的永熙城毗邻而立。西北有泗水，东南有遥江，两河滋养而成商丘。

早在前朝大夏时期，北有昭运河，南有遥江，中有泗水、凉水。此独立入海的昭、遥、泗、凉，乃天下有名的四大名水。这北河南江之间，正是彼时大夏江山的中心地带。

四百年前，秦、尚二军临江对峙，尚军经南阳一战，功败垂成，此后两相抗衡的局势颠覆，尚军兵败如山倒，形势危急。尚无骥拖着八万残兵败将，在镐京做困兽之斗。秦武帝围而不攻，以攻心之策，瓦解尚军。此后，便以此片区域为皇域，定都镐京，依雁荡山而筑建皇城，收揽天下河山万里于眼。

此时，地旷人稀之处，隐隐传来烈马长嘶，叫这孤旷暮夜横生出几分诡谲窃轡的滋味来。

[1] 因是架空年代，为免时间混淆，是故纪年不起年号，直接以在位帝王纪年。

黑云退藏于密，皎月渐润道野。遥遥见得一骑高头大马，奋蹄扬足，行驰在前头。那马通体上下色若净雪，纯一不杂，在如此黑乌淆杂的夜色下，通身发出银白光泽，姿威赫赫，竟是当世少见的“照夜玉狮子”。

马上男子名唤萧子岩，二十岁出头，剑眉星目，高鼻白面，冠带束发，足蹬鹿皮紧靴，身着黛蓝颜色武士服，腰束鞞带，身后黑色披风，招摇有致。

虽是面冷仪素，土木形骸，周身却有飒飒英气，毫无鞍马疲惫。看他策马而行，银纹鞘长剑背负身后，无疑是名剑士。

白马剑士身后，紧跟着的却是一辆黑漆马车，大轮高盖，四马并驰。马车既大又黑，有寻常马车四倍大，漆黑色的马、漆黑色的车身，连车身周围的垂饰丝幔也是暗沉沉的黑。

都说黑与白是最为简约、纯粹的颜色。这辆马车乍看之下，确实简约，蒲叶包轮，行时静稳，除了它的大，无一丝一毫夺目之处，甚至，在这样的黑夜里几无存在感。

马车沿着官道一路疾行，朝商丘城东门而去。车后扬起飞沙落叶，纷乱追随，但行一阵，又觉无望，便嫁风娶尘，各自去了。一布夜色，苍苍侵袭，若里头潜伏着洪荒巨兽，从后方压至，前方一处日色清光淡淡掩来。

黑白交替，已是晨起时分。

路上车所过处，天际鱼肚白渐起，前方城门恰开。

古老的青壁城墙上，零落地站着几名守军，上方大纛有一搭没一搭地起伏舒卷，懒散地展着“西秦”二字。

马车进入商丘城时，已是残月退隐，碧空如洗。

虽说时下西秦皇室式微，可皇城到底位处天下的中心，是以这商丘城并不算荒芜之城，通衢广陌，四衢八街，平日里时见各国商旅往来，颇是熙攘。

此际天色尚余晦意，早市未开，街道两旁店铺多未开张。路上人

影往来寥落，只是些起早贪黑、步履匆匆的贩夫走卒。

马车不见停滞，有目的地顺着通衢大道辘辘前行。转过精致食肆，路过典雅酒楼，驾入一条衰颓偏僻的小道中，停在一间客栈前。

客栈门户皆由青石所砌，正门檐下左右有风灯两盏。夜色去得太快，叫人措手不及。檐下灯火未灭，在白日下，光色隐然。

两灯正中央，有一块残旧褪色牌匾。这块充满岁月痕迹的牌匾上，书着篆体“无名居”三字。

字迹起收呈圆，不落棱角，有垂露之异。结体宽博，大巧若拙，点线古朴，有一种铅华洗尽的风骨内蕴。

马车方停不久，门边侍者迎身上前。萧子岩尚未松缰下马，马车上驾车的白衣少年身一动，瞬目间足稳身定，站立在地。

白衣少年宽袖轻袍，容止飘逸，腰间、衣襟、袖口为茶白水蓝线缠草纹绶束；墨发以水云色缎带绑系，两侧鬓发飞散垂延，又兼了满面笑容，神采极是张扬。

少年双目游移，打量客栈，开眉笑眼对待者打趣道：“二十多年前我来过此地，今日旧地重行，竟是未见分毫析厘之变，依旧人迹寥落、门可罗雀……我可真好奇，在这样偏僻的小巷里开客栈，这么些年，你们究竟靠啥子吃饭？”

侍者方脸粗眉，唇上蓄着髭须，脖子虽粗，却不显短，依相貌上看，年纪有四十好几，脸颊上横亘的一道刀疤，触目惊心，泄露了他曾刀头舔血、滚爬江湖的痕迹。这白衣少年言语恣肆无忌，叫旁人听来委实无礼，可侍者倒是对这狂朋怪友毫不责诘，反奇怪地一笑：

“客官此问倒奇，人自然是靠嘴吃饭，难不成客官还能独辟蹊径？”他不笑还好，这一笑起来，伤疤在皱纹里头扭曲，哪里有半分慈眉善目的影子？任谁看了，心头都难免战战兢兢。

白衣少年仰首大笑，几步近其身，拍了拍侍者肩膀，道：“你呀你呀……我与你二十多年未见，你竟是一点儿也未变。”

侍者抬眸看他，道：“客官此言便更是谬妄无稽了，眼看如今

小人已鬓染霜白，面似靴皮，怎的能是一点儿未变？倒是客官姿容飞扬，依旧桃红当年春。”

白衣少年扬了扬眉毛，一缕头发被风拂到脸上，他用指钩起来，往身后撩去，旋即睨他一眼，哼了哼道：“靖老哥舌头安了弹簧，小弟说不过你啦。”

侍者摇摇头，认真道：“这里几时有什么老哥、小弟？只有客官、小二。不知客官此番所为何来？”

听他开门见山，白衣少年侧眸，对他话里真意置若罔闻，反将一军，道：“这客人来客栈，还能干什么？除了吃饭，便是睡觉罢了……”

侍者舌挤不下，稀奇道：“果真如此？”

白衣少年煞有介事地点头道：“果真如此。”

侍者道：“好。”随即请身而入，“客官里边请。”

“哎，慢着……”白衣少年一手拉住中年侍者，总不能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，便忘了来此的初衷，扯着侍者衣袖一本正经道，“我只说我是来吃饭睡觉，并未说他们也是来吃饭睡觉的。”

萧子岩利索跃下马，抱拳揖手，恭敬地朝中年侍者道明来意：“后生此行特求先生指路。”

中年侍者连退两步，亦抬手作揖，道：“不敢。”

萧子岩不扯赘言，直接问道：“昔闻商丘城中有山‘无名’，先生可知欲寻此山，应往何处走？”

中年侍者皱了眉，额心川峦起伏，道：“小人偏居一隅，有名者，尚是寡闻，无名者，又岂能晓知所在何处？”

萧子岩为人肃正，哪能及这侍者舌灿如莲？明知对方在挑自己言语错漏，也无可奈何，毕竟有求于人，又不得弄强。他面有难色，正踌躇着如何接口，便已有人接话道：“无名有名，皆是虚名，后生不独寻山，重在寻贤。先生伴无名前辈居无名居多年，岂会不知无名前辈山居所在？后生此番前来，求见无名前辈，望祈先生指点迷津。”

声音从马车内传出，朗然若空山清泉流水，清脆如瓷盘落珠溅

玉，清冽之中，又有一种如隔天外的错感，是一种徐徐有致的端雅。言辞之间既直截了当，又稳妥有礼，很是令人舒坦。

中年侍者心下思忖，眼角余光瞥了身侧人一眼。白衣少年两手环胸，靠在门上，眼神四处游移，一脸事不关己模样：“你别偷看我啊，偷看也没有用，这可和我没关系。”随即手指又摩挲着下巴，琢磨起来，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罗靖老哥长目飞耳，明知千里之外、隐微之中，有什么是你不晓得的？更何况，我这师侄索垢寻疵的性子，我最是了解，与其让他费番力气，扰了彼此清静，倒不如老哥你利利索索指一条明路，你我方便，大家方便。”

罗靖眉头微微一蹙，颇有些不悦道：“你师侄？”

白衣少年点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罗靖踌躇片刻，侧身对马车一揖，继而抬手往东面指道：“东行三十五里，三峰取中，诸位自能寻，届时有没有能力见、先生见与不见，便与小人无干了。”

车厢中人声音舒然，道：“如此……谢过先生了。”

“不必，客官慢行。”说罢，已是自行转身入内。

马车过街穿野，东行不到一个时辰，遥遥可见前方三峰奇峻并立，峰如夹屏，虽不高耸，但诸峰胜在秀雅。岚烟缈缈缭绕，日照之下烂银碎金，接天连地。

山下野林不大，林木却甚是茂盛。今秋来得早，少许枯卷叶已在枝上各自发黄，但有风过，便如蝴蝶似的，在半空旋舞起来，纷纷扬扬，不甘不愿，无可奈何地择了一方土地，化泥去了。

马车沿着林间小石道前行，车轮自泥上碾过，辘辘作响，沾了一轮子的碎叶末儿。

此刻除了车轮声，四下俱寂。

巳时左右，车轮声止，马车至山趺即停。白衣少年轻盈一跃，跳下马车。紧接着，车厢中，一只光洁如白玉的修颀玉手撩开遮帘，男

子自车厢内屈身下车——一身斜纹罗乌色右衽宽袖长衣，腰束玄色绦带，外罩素纱罩衣，广袖长摆，闲闲而立；领襟袖裾衣角，皆有幽兰银线纹样，细细微风一来，摆袂轻扬，飘飘然超尘拔俗。因为逆光，面容倒瞧不清晰，只见得他头戴莲花玉冠，高高束发，有缠莲犀角簪横插，单瞧身影，已显唐棣之姿。

其时日色本正亮，放眼遥望，山间云蒸霞蔚，流光溢彩，竟远不及此人姿仪灼灼耀目。

乌衣男子转身，以手做檐触额，似是在打量这相连一处的三座山峰，眉目皆被手影遮掩，只看得到下半张脸，下颌微扬，唇际弯出一抹清华笑弧。

萧子岩跃马落下，举步上前，请示道：“公子可是从中峰上？”

乌衣男子偏过首看他，温然道：“应走左峰。”

萧子岩眉宇一收，显有疑虑，道：“那位先生说三峰取中，不就是指中峰？”

“此三峰，中峰最高，左峰次之，继而右峰。那位先生精于言辞，用词必不偏颇，三峰取中，而非三峰于中，理应行左。”乌衣男子耐心释义，以手遥指山峰，修长手指在日光下仿佛化作了玉，宽袖在风中一扬，袖襟上的银纹便闪出痕迹。

言罢，轻身一动，人已孤身入了山中。

山势极是陡峭，可那乌色身形轻盈，攀山越岭如履平地。萧子岩欲随他入山，眼角余光白影一闪，一只手已挡在他身前。

“等等——”白衣少年下巴朝乌衣男子所往的山峰一扬，努了努嘴，道，“你可见左峰半山处苍松之形？”

萧子岩面色静冷，唇角缓缓抿起，沉吟道：“阵法？”

白衣少年扬眉道：“规矩之中，一顺一逆，互相融合，却又互相对峙，这阵法借隐天数地形，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？如若有，我便许你上去。”

萧子岩仰头，凝着眉，探看半山腰处的苍松，风吹松啸，形势迷

蒙难测。那孤冷的眉宇间，略沾了几许悒悒之色，他缓缓垂首：“子岩不谙阵法。”

“你不懂阵法，我也不懂阵法，那还逞什么强？好生待着。”

“可公子他……”

“他什么他，他用得着你忧心？谁能轻易伤他分毫？”白衣男子一把将他提上马车，兀自摸着腰骨伸了个懒腰，倚靠着凭几睡了。

山峰山势陡峭，极为险峻，乌衣男子逆风势而上，仍旧身轻体健，仪态从容。

御气起伏，行至半山腰处，男子兀然停下。周围生着一棵棵奇形怪状的苍松，密密层层，一有风来，便发出万顷狂涛般的声浪。

山地根本无路径可言，潦潦草草地生着尺余高的蓬乱杂草。明明日照正锐，可那依山而生的万千苍松周围如有无形气罩，很是玄诡，置身其中，叫人浑觉寒气透骨，冷贯周身。

这山中有阵法。

乾始于西北，坤尽于东南。其阳在北，其阴在南。此阵，乃依大定神数，而布六十四卦阵。推其动静，得两仪之本；淌其始交，得四象之原；循其变化，识卦位之分。

乌衣男子环视周围，以物辨方位，逆行数步，继而西北方位行，接着倏转东南方位行。他便是如此忽左忽右、忽前忽后，看似不过随意行走，周围却骤生游光如幻，仿佛云雾飞旋缭绕。

最后，乌衣男子在一块岩石前立定。

一阵风过，尽拂苍松作啸。日色穿越枝丫，好像满树都长了眼睛，既诡秘又亮目，正注视着来人。飞叶盘旋自落，折入光芒，带起流光与金辉，骤染于男子深眸中。他看定西北角处，跃身而去。

及至后，见身前松篁交翠间，有茅屋院落一座。

柴扉间伸出几枝红杏，清香漫息，屋侧有修竹盎然，翠意难言。乌衣男子轻叩门扉三下，无人回应，然柴扉自开。庭中几处圆石桌

椅，与桃李相依，意境自来。乌衣男子并不进入，依旧站立原位。

有顷，里间悠悠传出一缕笛音，笛音悠扬空灵，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。

几许金沙日色穿过云霭，铺泻茅屋之间，清朗阒然中无端生出几许幽诡，方才萦绕苍松间的迷雾又是渐起。

周际山风激荡。乌衣男子负手身后，合目而立，心如静潭，清如沉碧，一身衣袖兀自随风飘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笛音渐然消弭。

乌衣男子睁目，之前的茅屋院落遽然消失，变幻成一面平滑如镜的弈枰石壁。壁上黑白百余子，密密交错而布，攻守所在，互为胶着，乃残局一盘。

对于此番变数，乌衣男子面上一派静定，无丝毫讶异。因为他早已知道，方才的茅屋院落，只是笛声控魂产生的幻境——此一类阵法乃以音控阵，以音变幻，蕴布假象，扰人心神。

方才他三叩柴扉而不入，正是破除幻境的中心点。若是入了门，便是进了吹笛者的幻境中，届时被其笛音所控，走火入魔，也只是一息间的事。

若无三分眼力，怎能知道这平静里头，潜伏着生死玄机？

有声音在乌衣男子耳侧响起：“汝若能破此‘无名棋局’，前方便有路，否则，还是好生下山去，莫要自取羞辱。”

这声音并不响亮，反而低沉，缥缈缈缈，似自四方来，又散四方去，但字字清晰平和，如有人正立于乌衣男子身侧言语。

男子身侧分明无人。

这正是武技秘术中“隔空传音”一门，内劲修为非达武圣阶之上，皆难以修炼，更莫说施展此技。

“晚辈不才，愿以八子破前辈此局。”乌衣男子亦是隔空传音，声如水波，在空间无形递散，往去处去。

他的语气与神情，皆平淡无波，亦无丝毫傲然，但是，有些话说

出来，本身就已是一种傲然。

主人家闻言一晒，道：“这么多年，有多少人想破此残局？他们不是武林泰斗，便是江湖高手，在破局之前，他们也都如此自信，只是，结果有谁不是徒劳而返？纵是棋艺成风尽歪，一如秦睿，亦功失于此。八子想破这棋局，莫非汝棋艺能在汝师之上？”语气至末，无轻视无嘲讽，反而更像规劝。

乌衣男子满面浅笑如春，飞袂宽袖朗然风流，恭而有礼道：“成与不成，尚请前辈观晚辈一试，八子内若破不了此局，晚辈心甘情愿下山，绝不敢叨扰前辈半分。”

主人家道：“汝既敢放言于此，且让汝一试亦无妨。”

乌衣男子面色静淡，只余一丝清锐笑意存留唇际，宽袖拂往白子大盒中，食、中二指合并，一扬，气劲暗运白石子入盘。

第一手白子恰恰落入盘中黑子密布围绕之处，自引死劫。这等下法大违棋理，主人家观子诧异，道：“自寻死路！岂有这等下法？”

乌衣男子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抚子，道：“局中无活路，并非无路，死路岂非亦是路？拨冗为简，死可转生，路自显矣。”话音方落，石盘上之前一大片无气白子均自行离盘，回落棋盒中。少了这白茫茫一大片，满局竟是大改原先纠缠掣肘的死局，呈现一派阔朗之势。只以一子送死，便颠覆全局形势，虽说依旧是黑强白弱，却已是活局。他的师尊当年困于此局，引为平生大憾，后来与他提及。此局他已揣摩多年，若无解开的方法，他岂会来此自取其辱？

主人家自然不知这其中来去，观局叹息道：“死地转生，大妙！”

乌衣男子白子利落入盘，七枚白子连连落后，盘中已是乾坤颠倒，天翻地覆。

白子势围黑子，黑子败局已现。

依主人家所言位置代落黑子后，乌衣男子宽袖无风自起，并合两指引白子落平二五位，终。黑子势颓，无路可走。

恰恰八子，自绝门路，死地后生，行于不可行之处，走于不可走

之路，势力渗透，诱敌深入，呈合围之势，有道是：围师必阙，观其不治而冲之者，不但欲出，更乱其势，一举歼灭。他每落一子，都引动万千，主人家一阵大笑，言语间赞色大显，道：“小子打法，真叫人匪夷所思，妙哉，妙哉！这棋艺可比汝师强多了……”

“前辈谬赞。若真论棋艺，晚辈自知不如家师，然一盘棋局决定输赢的，未必皆在技法。”乌衣男子舒眉笑目，“局方而静，棋圆而动，以法天地。天地方圆，山河纵横自成，其后生杀攻占，围势夺子，皆在人。人主在心，所谓围棋，围形围势，形势亦皆因人心而变。人成形，心成势，此局形已成，是故破势已不在技法，而在心，心有所绝，自会有所生。”

主人家听罢，笑道：“好！”声音方罢，便见棋盘之上黑白棋子间气流涌动，灵光幻生。

黑白子瞬间飞速旋转，如世间万物的起伏变动，沧海桑田，直叫人眼花缭乱。

原本绵绵风势陡起，狂烈惊人，扯动男子乌衣纷乱如涛。劲风呼呼地吹刮，山间苍松枝叶摩擦，林啸之声甚是狂野，如一头重伤的巨兽，吃力地哀啸、嘶鸣。这样原始的野蛮、末路的劲霸，林啸声息中，无端携着一种山残水尽的悲凉。

苍穹间浓云蔽日，那石壁上，正诡异地长出一树木兰花。

枝干粗野，散叶展枝，以势不可当之姿生长、绽放。木兰霸占整个枝头，静定、刺目、茁壮、盛放。那绽放姿态，如白云倾坠满树，芳香浸息，自成馨逸。

端庄中自有邪狎，净洁中又有妖气，无端端带着不祥意。

是杀气！

石壁里长出一束“杀气”，冷冷地、迅疾地逼近乌衣男子。身侧枝叶，竟仿佛为刀剑所击一般，断折落地。

乌衣男子脸上笑容渐渐淡了下去，额心少等地锁起。

无相剑阵！

一朵朵长出来的木兰，果然瞬间皆化为剑。千剑万剑，倏然冲出。剑光盈动，白芒流转，犹如箭射弩喷，朝乌衣男子迅猛射去。

乌衣男子疾退数步，阖目，以耳辨声，扣手仅余食指、中指紧并。两指动处，荧光丝缕。一缕惨淡日色反射其上，折出金锐，竟若手中有一把无形长剑。

所处山峰一时变幻如虚空之境。

苍龙连蜷于左，白虎猛踞于右，朱雀奋翼于前，灵龟圈首于后。

周围朵朵木兰剑气肆溢，纵横捭阖，极是猛锐，一如那火光电掣，暗蕴二十八星宿五行运转，带出劲风，震荡着乌衣男子袍袖。

风中锋锐显现。

木兰剑刃由虚化实，聚花成刃，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此象等同万千利刃，于周身飞速来回，确实凶险万端。若置身其中之人掉以轻心，哪怕不过瞬息，照样有粉身碎骨之危。

周围所见的皆是假象，只有那利刃破空的声音掩饰不了。以耳觉辨识击来的凌厉，乌衣男子身形飘忽逆转，移青龙、改离位、变癸水，天禽位镇中宫，周身剑气纵横护体——木兰剑在他身侧粉碎。

寒劲凛冽，叫四方一时如坠冰山，零碎的木兰剑气顿化雪风透骨，旋转扑至。男子指尖动处反控雪而行，点点精芒飞落石壁。淡风轻过，石屑簌纷纷飞。他指节紧扣，仰首朗然一声清啸，啸声遍传山间，似在涤荡体内所有淤滞。

拨云见日，天清地阔，石壁上的一树木兰花渐渐淡化。好像一场梦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梦，令人自觉渺小。

就是一场梦。一切目眩神迷，只是绮丽幻梦。

无形中摧毁人性命的，不是刀锋，而是幻觉。人到底需要多强的力量，才能抵挡住生之幻觉，不为所动？

风静，影静。

日头光斑耀眼，晃上乌衣男子清俊而又稍显苍白的脸。一点血